

竹韵椰风



一九四九年任中共澄海县委书记的许士杰。

(上接 B2 版)

1981 年至 1987 年，父亲调到广州市工作，任广东省委常委、广州市委常委、后任市委书记。他和市委的其他领导一起，解放思想，勇于开拓，不怕风险，率先在大城市开放蔬菜鱼肉自由市场，为广州的开放、发展做出重要贡献。人民群众内心自有一把公道的量尺。1986 年，父亲被媒体和群众民主评选为“广州十大杰出公仆”之首。

慷慨领命筹建海南特区

1987 年 8 月，已经退出权力中心一段时间的父 亲，心态淡定而轻松，正准备安心读书和写作，平静地安度晚年。

但是中央关于筹建成立海南省和任命他为建省筹备组长的决定，打破了他退下来的清静。他没有惊喜，也没有请辞。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历史使命感和因自己文革前在海南工作过 7 年，对这片热土充满深情厚意的热忱，接过这一重任。他以年趋古稀的高龄，果敢地去接受一场艰巨、曲折、复杂的挑战！

海南由于多种原因，当时的经济和各个方面都比较落后。历史遗留问题和欠债较多。其时，轰动全国的“海南汽车事件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压抑着干部群众，元气尚未恢复。建省刚刚起步，百废待兴。干部来自五湖四海，尚在磨合。“小政府，大社会，大特区”的体制尚在探索中。还有十多万的外来人员，带着热情和种种期望，纷纷跨海来到这个宝岛。社会压力颇大。

1989 年 6 月，又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政治大事件。种种的矛盾，层层 的困难，斗争之曲折，烦忧事之繁琐，让父亲呕心沥血，付出了艰辛的心智。而建省进程中，最受冲击的是“洋浦风波”这一历史事件。1989 年，海南正准备引进外资开发西部荒凉之地洋浦。采取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，成片开发，综合补偿的模式，与香港“熊谷组”合作。希望以最快、最合适的方式，让海南省尽快繁荣，人民早日幸福。已贫困多年的海南干部群众，对此十分拥护和期待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却遭到一股来自省外的思想保守的势力阻挠、干扰，诬蔑洋浦的形式是“引狼入室，开门揖盗”，“出卖国土与民族尊严”……。一时间黑风浊浪，直扑新生的海南。给新生的大特区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带来极大压力。

当时，父亲作为海南省的主要领导和主要当事人。他冷静、镇定。他和省委领导班子，带领全省干部群体，清醒和睿智地向中央汇报、申诉，以当时最合适的方式，组织了对这些守旧、无知“风波客”的说理、批驳、回击。父亲还亲自动手，撰写了“桃源人与风波客”一文及诗“洋浦风波”六首，以辛辣的文笔，以真理和事实，反击这些谬误。终于，“洋浦开发形式”得到中央肯定、支持。一场突发的无理闹剧，就如一股黑烟，最终被正气和真理吹个烟灰破灭。这场小小风波，当然不成气候，不可能阻止海南这艘新生巨轮破浪前进。却也耽搁了时间，使洋浦错失良机，放缓了整个海南发展的速度。

这也是父亲直至生命最后时刻，仍然感到愤慨和痛惜的历史事件！

热爱海南自喻椰树

父亲从参加革命至生命旅途终结的 50 多年中，工作变动多次，职务变动多次，下基层多次，正副职互换，顺逆境交替……不论何时何地，他都是泰然处之，宁静致远，一心放在工作上。反地方主义、反右倾那个历史时期，父亲也曾被冷落过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他被打倒、批斗、挂牌戴高帽游街。下放农场时，他平静地过着“日起而作，日落而息”的日子，除了规定的体力劳动时间，他一有空就读书、读报、写笔记，还利用这段时间，认真地通读了《资本论》全书，并作了多处眉批。这时，他虽身处“江湖之远”，但没有消沉，悲观。他能感知前面有道曙光，坚信阴暗的日子将会过去。1987 年 10 月，父亲荣幸地参加了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，并当选为十三届中央委员。

1988 年 8 月，父亲当选为海南省第一任人大常委会主任。9 月，当选为海南省首任省委书记。这时，父亲虽“居庙堂之高”，但他视自己为“公仆”，仍然保持谦虚、求实、简朴、勤奋的习惯传统。他不守旧，不唯书，不唯上，坚持实事求是，勇于开拓，敢于坚持真理，与谬误斗争。

他是那么地热爱海南。他爱岛及树，将海南的“岛树”椰树，比喻为自己的肌体、灵魂。他在诗集《椰颂》和文集《葑菲集》中，用诗歌和散文抒写了他对椰树独特的钟爱和赞美：树荫挡住炎阳，带来舒适凉爽；椰肉带来美食；椰汁给人甘露；椰叶织席使人清眠；椰壳雕刻精美工艺品；树干可造优质家具……他愿自己像椰树一样，奉献出自己的所有。

洁来洁去舒无憾

父亲作为党的高级干部，在繁忙的政务中，他见缝插针，认真读书和写作，撰写了大量真知灼见的文章和诗编。从不同视角，歌颂党的伟大功劳；赞扬民众的勤劳贡献；剑指社会的丑陋阴暗；抨击了无知和谬误。他是一个勤读勤耕的作家，也是以笔为矛和剑的斗士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。他出差从昆明乘机返广州，因穿着普通而被飞机上的乘务员不礼貌对待，但他平静而从容，没有发怒和当面指责机组人员。而是由此而联想到国有大型企业“垄断”“铁饭碗”“缺乏竞争”的弊病，写出了散文“你下飞机找卖票的！——乘飞机亲历记”。文笔生动、活泼、辛辣讽刺批评了当时民航服务上的不良现象。文章刊出后，引起社会的共鸣，国内和港澳多家报刊转登。父亲的著作，文笔流畅、犀利、明亮。发表后，得到不俗的评价。他的著作有诗集《风雨吟》《椰颂》，文集有《群众路线杂谈》《许士杰文集》等；以及在多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，达三百多万字。父亲作报告，起草文件，写作文章、诗

词，大多不要工作人员代劳，而是自己动手。

父亲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读书和写作，这是他的享受和幸福。他那种对书本的迷爱和追求知识、追求真理真谛的兴致习惯，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。去世前数天，他还顽强地在读书、读报，坚持每日必写的日记。他是在写日记时突然昏迷，钢笔从手中滑落，才终止了他一生喜爱的写作。父亲在生命之光即将熄灭的最后时刻，自知时日无多。他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，作了一首七律：

堕地一声小赤条，
人民哺育尚昭昭。
洁来洁去舒无憾，
惜未完成架鹊桥。

诗言志。父亲最后用这首七律，回顾总结自己光明磊落的一生。他满意自己“赤条条”来到人间，奋斗了七十一春夏秋冬之后，一尘不染，纯洁干净地离开这个花花世界。他没有因生命之火即将烧尽而悲哀。他心中放不下的还是海南的建设、发展。他想为海南宝岛搭建“鹊桥”的美好愿望，将因生命之钟要停摆而不可实现。这是父亲“公仆”内心深刻的无奈和遗憾。

父亲过世多年之后，在他长眠的地方，我们众人用一块石碑，深情为他刻上“竹韵椰风”四个金色小字。父亲一生品德高尚纯洁，情操如翠竹正直有节。他的奉献精神，就像椰树那样彻底、无私。他是火柴和腊烛，点燃了自己，用光、热去服务社会。

父亲身后，没有给子女亲属留下什么金钱物质财富。他留给我们的是大量的各类书籍，装满几大箱的工作笔记和写作笔记。父亲生前谆谆教导我们做人要洁身自好，品格要正直有节，待人要厚道宽容、真诚。这些教诲，我们视为可贵的精神财富，一直深印在我们心坎，鼓舞指引着我们。

“竹韵椰风”，我想这是父亲人生最合适、最贴切、最真实、最有意义的评价。

历史上为官平庸安逸者多过牛毛，随着年华的老去，他们被历史的流水冲刷而销声匿迹，再也不会让人想起。能够唤起人们记忆的是那些廉洁、勤政、爱民，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，谋福祉的好干部。人们永远怀念和牢记他们的好处和功绩。他们在后人心中流芳百世，与日月同辉。另外是贪官污吏，他们敛财暴政，鱼肉百姓的劣迹，遗臭万年。想起他们，只会是沉渣泛起，让人恶心。

我们怀念父亲，敬仰父亲，不是因为他曾担任高级的领导职位。而是在父亲身上，闪耀着真正共产党人圣洁、正直、无私、奉献的高尚光辉。特别是在今天，金钱、物质、权欲深刻刺激人们神经，搅拌折磨着人们灵魂，一些领域和地方，道德严重滑坡的时候，我们更会想起和怀念父亲这样的领导干部。我诚挚地期望，缅怀和追思老一辈革命干部崇高的道德品格和他们历史上的功绩，能够唤起后辈新人的良知，教育他们成长出正真、纯洁、优秀的品德。

但愿这一愿望，不会成为泡沫般的奢望！



1990年春节，时任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（前右二）到海南日报社看望节日坚守岗位的职工。

许士杰手迹。

滿島蒼龍通地全椰根
木棍可成陰蔽天碧海
難為繁淨土長索夢里心
題《金色的海南島》
許士杰